

儿童文学精品书系·第一辑

# 我在河边长大

梅洁  
著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结合本人的成长历程  
写给孩子和长大了的孩子的故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我在河边长大

梅洁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河边长大/野莽、张世林主编.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2003. 1  
(儿童文学精品书系·第1辑)  
ISBN 7-80005-967-7

I. 我... II. 何...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儿童文学—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189 号

我在河边长大

主 编: 野莽 张世林

策 划: 陈晓云

责任编辑: 陈晓云

封面设计: 罗鸿凌

责任印制: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电 话: (010) 68994118

传 真: (010) 68995974

网 址: [www.newworld\\_press.com](http://www.newworld_press.com)

[www.nwp.com.cn](http://www.nwp.com.cn)

邮箱地址: [public@nwp.com.cn](mailto:public@nwp.com.cn)

[nwpcn@public.bta.net.cn](mailto:nwpcn@public.bta.net.cn)

印 刷: 北京龙华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64

字 数: 500 千字

印 张: 19.875

印 数: 0001 - 8000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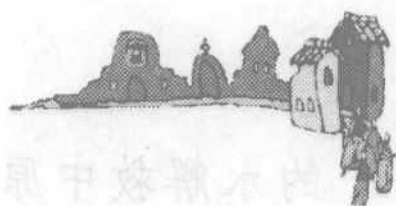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7-80005-967-7/I·173

定 价: 42.00 元 (全五册)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梅洁，湖北郧阳人，国家一级作家职称，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河北作协主席团委员，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称号。1970年大学经济系5年本科毕业。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1992年调入河北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现已出版、发表《爱的履历》、《生存的悖论》等诗歌、散文、中长篇纪实文学10部集、200余万字。曾获中国作协“第二届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徐迟报告文学奖”、首届“全国冰心散文优秀作品奖”，“第五届《十月》文学奖，全国”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等。《跋涉者》、《童年旧事》、《贺坪峡印象》、《橄榄色的世界》等被收入中学语文读本及大学文学教材。



## 引言

我曾在我的一部书的扉页上写过一句话：“我始终认为，在人类的故园，河流永远是最母性、最阴柔、最祥静的风景。我精神中的‘河流情结’告诉我——无论我怎样漂泊，最终我总会找到家园。”

我相信我生命里有一条河在天长地久地流淌……

在鄂西北我诞生的那座具有三千年古老文明的小城脚下，有一条大河——汉水。汉水被鲜明地标示在中国地图上，它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汉水被现今的人们称为“中国的多瑙河”，因为在很多很多年里它都是中国唯一没有被污染的大江。它的局部被污染，我是在2000年的一次电视节目里看到的。据说，21世纪初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就是引这条江





的水解救中原、华北和北京的水危机。

汉水携带着遥远的神秘，千秋万代地向我诞生的小城飘逸而来，然后极女性地把小城团团围住，小城呈半岛状依偎在汉水的逶迤与润泽之中。

小城的人把汉水不叫“汉水”，也不叫“江”，他们叫它“大河”。

我在河边长大。

真与美、善与想象在河边长大。

“妈，大河从哪儿流来？它又流到哪儿去？”望着迎面漂来又远远漂去的江水，我问母亲。

我想，从那时起，一个纯情的女孩就一直站在河边，忧伤地谛听来自河流的一种秘语——无论后来她离那条河有多么遥远……

小时候，我常和男孩子一起在夏天的大水过后，到沙滩上挖“浪柴”。“浪柴”是发大水时，从上游冲击下来的树枝、树根之类，它们已被咆哮翻滚的江水剥离殆尽了树皮，只剩下光



腻的、长短粗细不一的内杆，被一堆一堆掩埋在淤积的沙滩里。

到河滩挖“浪柴”的记忆至今都是幸福而快乐的——尽管那是童年十分辛苦的一种劳作。只要你向河滩隆起的部位走去，几锄挖下去，你便会发现成堆的“浪柴”。这时，你的惊喜不亚于发现了一室一窟的宝藏。你的收获少则几筐几篓，多则一船两船！小城里的男娃女娃扛着挖锄、背篓、口袋、土筐向河滩走来，他们在十分纯情的童年里，便开始享有如同淘金者一般的执著和惊喜。

黄昏，挖“浪柴”的孩子们在河滩上翻筋斗……

一个头发、耳朵、脸上都挂满了沙粒的女孩仰躺在沙滩上，她把脚丫翘得很高，脚趾上的沙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她总爱一个人这样地仰躺着，痴痴地望着脚趾上闪闪发光的石英质沙粒出神。女孩在想什么呢？她自己也不清楚。





河滩广阔而细腻，母肤一般；河水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安详，夕阳的金辉辐射在河水上，河面像撒满了金子……

纤夫们“吭哟”着沿河滩匍匐而来，他们脚手撑地，身体蜷缩在阳光下，黑色脊背在小女孩忧伤的目光中漆黑发亮，有血红色反光。有时，小女孩好奇地踩着纤夫们深深的大脚窝沿河行走。小脚丫复大脚丫，小女孩追随到很远……

许多年我都在想，一个女人日后与那条河的恋情以及她一生的梦想，兴许从那时起，就宝藏在她脚趾尖那闪闪发亮的沙粒上，抑或是河滩上“小脚丫复大脚丫”的寓言般地追随里了。

当然，童年很快乐的另一件事出现在五月。五月有一个盛大的祭典在江边举行，那是一个节日。节日里，我们胸前挂着母亲缝制的丝线香包，香包里装着清香的艾草，耳根涂抹着掺了“雄黄”药的酒液，然后牵拉着母亲的衣



襟，到江边参加祭典。母亲说，江水下边有一个好人，他死了。祭典死了的，修善活着的……那时，我听不太懂母亲的话。但我知道母亲说的那个人名字叫屈原，后来我还知道，他是楚国人，我们那里的人是楚国人的后裔。

我们和母亲挤在人群里，而我们的目光总是很努力地在人头攒动、千舢竞渡的江面寻找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每年都是这个节日里很活跃很光荣的一员——他总是很健美很生命地从几百米宽的江面第一个泅渡到江的对岸。

但我们的父亲最终没能从他生命的此岸泅渡到他生命的彼岸便猝然倒下了。此后，在故乡的江边，我目睹了一种人类的苦难，目睹了生命的惊惧和毁灭，目睹了命运的猝然不幸，目睹了生离死别，家破人散。我用一颗孩童的心体验着破碎、孤独、死亡和灭顶之灾……

如果那条天长地久的大江没有浮载了又





水葬了我的亲人，如果我的童年在那条江边没有把人生的许多模拟完毕，我就不会走向文学；如果我的目光总是充满惊惧，如果我的心灵永远被苦痛蹂躏，如果漫长的受难最终没有复生、复生之后没有突然地离去，我就不会对世界一片同情；如果幸福和苦难没有轮回，如果天堂和地狱没有接纳灵魂的善恶之分，我对生活的态度和审视或许是别类。

是的，江边曾经发生的和以后永远离别的都成为纠缠我一生一世的情结。如果说写作之前我有什么准备，我是不是可以说，是上苍恩赐了那条寓言般远远向我流来又远远离我而去的大江，以及江边的站立和倒下，江边悲风徐徐地前行和故去……





# 目 录

引言

引言 /1

我与父亲

我与父亲 /3

一匹白色风

一匹白色风 /4

瞬间

瞬间 /6

血脉相传

血脉相传 /10

大雪的祭奠

大雪的祭奠 /14

关于父亲的一首诗

关于父亲的一首诗 /19

我与母亲

/24



|             |      |
|-------------|------|
| 母亲这样告诉我……   | /25  |
| 母亲的儿歌       | /30  |
| 赎不回的爱       | /34  |
| 一条裤子的尴尬     | /40  |
| 我真的“命硬”么    | /44  |
| 关于母亲的悼词     | /49  |
| 扼杀与救赎       | /53  |
| 是谁弄死了兔子     | /55  |
| 糖           | /62  |
| 父亲站在雨里，送我…… | /72  |
| 关于哥哥        | /79  |
| 帮老师洗衣服的女孩   | /86  |
| 天边出现“鱼肚白”   | /93  |
| 沿河行走        | /98  |
| 关于命运的解密     | /103 |
| 自足女人的幸福     | /111 |



|           |      |
|-----------|------|
| 儿时的伙伴     | /116 |
| 童年的阿三     | /117 |
| 福哥儿       | /130 |
| 玩泥巴手枪的男孩  | /149 |
| 石榴花盛开的小院  | /167 |
| 愉快与不愉快的札记 | /183 |
| 一只苹果的忧伤   | /184 |
| 怀念鹏远老师    | /191 |
| 踩影子的女孩    | /200 |
| 我们那时好年轻   | /204 |
| 蟋蟀比尔及其它   | /212 |
| 蟋蟀“比尔”    | /213 |
| 磨坊里的蛇     | /218 |
| 眷恋“黄儿”    | /225 |
| 水塘边的鸟窝    | /231 |
| 结语        | /235 |









## 我与父亲

人们常常盯视着孩子们说：“你很像你  
**大** 爸……”或者说：“你很像你妈……”其实，我们的身体里流着父亲母亲共同的血液。我们的长像、性格、好恶、气质乃至命运、乃至善与同情从童年起都深深打上了他们的烙印。我们是他们生命共同的传承与继续，他们生命中的许多东西在我们自觉与不自觉中影响着我们的这一生。对父母经历与命运的探寻，成为我们内心永远的需要和秘密。



## 一匹白色风

我很恋我的父亲。  
**我** 某一天,当我发现,体育已成为民族精神的凝聚,成为民族强弱兴衰的象征时,我流泪了——作为一个真正的体育生命多么光荣!

我的感动并非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觉醒和启迪,而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永远滞留着一个鹰一般矫健的运动生命,这生命犹如宇宙中的一匹白色风,岁岁月月在我心灵的长廊回旋。当我每每感悟这只鹰这匹风时,他就穿越时空、穿越天堂地狱向我奔跑而来。于是我就看见他剪着修长的双腿、交替着健美的双臂,在单杠、双杠、木马上紫燕般翻飞旋转;看到他静若一只神鹰,展翅俯冲在两条绳子系着的吊环中间;看见他旋转着白

